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



正

義

高 斯 華 綏 著
方 安 史 國 綱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J. Galsworthy 著

方安史國綱譯

正

義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仰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登場人物

詹姆士霍 (James How)

華爾忒霍 (Walter How)

柯克遜 (Cokeson)

福爾特 (Fulder)

施惠爾 (Sweedle)

羅絲 (Ruth Honeywill)

古來 (Cowley)

韋士忒 (Wiater)

法官

克利浮 (Clever)

佛羅姆 (Frome)

典獄官

醫官

伍德 (Wooder)

孟萊 (Mooney)

克立頓 (Clifton)

奧克利來 (O'Clery)

第一幕

地點在霍氏父子（詹姆士和華爾忒）律師事務所的會計室；時間是一個七月的早晨。這房間是舊式的，裏面的佈置是些舊紅木的和皮的家具，沿壁有許多錫匣子和住宅的圖樣。牠有三扇門。兩扇門在牆的中間，靠得很近，這兩扇門之一通着外公事房，這和會計室祇隔着一層木板壁和玻璃窗；這扇通外公事房的門打開以後，可以看見外邊的大門，和大門外的石扶梯。另一扇門通事務員室，第三扇門通律師的公事房。

會計柯克遜坐在桌旁，加着帳簿裏的數字，自對自地囁咕着那些數目。他有六十歲了，戴着眼鏡；個子很矮，頭已經禿了，一副誠實醜陋的面孔，他穿了一件舊的黑色長外衣和椒鹽色的褲子。

柯克遜 五乘十二，三——十五，十九，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而加四（他在那頁上做了一個小記號，於是再囁咕着。）五，七，十二，十七，二十四和九，三十三，十三而加一。

（他又做一個記號。通外公事房的門開了，走進來學徒施惠爾，他隨手把門關上。他是一個十六歲臉色蒼白的少年，滿頭尖硬的頭髮。）

柯克遜（顯出不滿的神氣）加一。

施惠爾 柯克遜先生，有一位客人要看福爾特。

柯克遜 五，九十六，二十一，二十九——而加二。叫他去看馬立斯。什麼名字？

施惠爾 洪納惠爾。

柯克遜 他有什麼事務嗎？

施惠爾 是一個女子。

柯克遜 一個貴婦嗎？

施惠爾 不是的，一個平常女人。

柯克遜 請她進來。把這本帳簿交給詹姆士先生。

（他合上了帳簿。）

施惠爾 （重新開了門）請進來。

（洪納惠爾羅絲走進來。她是個高身材的女人，二十六歲，服飾並不顯目，頭髮和眼珠是

黑的，一副潔白端正的面孔。她立着，姿勢有一種很自然的威嚴。

（施惠爾拿了帳簿，走到律師的公事房去。）

柯克遜 （轉身看羅絲）他出去了。（疑心地。）請問你有什麼事務？

羅絲 （語調很自然，帶些西方的口音）這是私事，先生。

柯克遜 這兒不准有私人的訪客的。要留下一個字條子給他嗎？

羅絲 我要見他（她眯着眼睛，甜蜜地望着他），請你通融一下。

柯克遜 （解釋地）這是違背規律的。假使我有朋友來看我！這是辦不到的！

羅絲 辦不到的，先生。

柯克遜 （有點驚奇）正是呀！而你在這兒要看一個事務員！

羅絲 是的，先生；我一定得見他。

柯克遜 （轉身向他，現出一種帶怒的興趣）不過這是律師事務所。到他的家裏去。

羅絲 他不在那兒。

柯克遜 (不安的) 你和他有親戚的關係嗎?

羅絲 沒有, 先生。

柯克遜 (真窘了,) 我不知道說些什麼纔好。這不是事務所的事情。

羅絲 那末我怎樣呢?

柯克遜 天呀! 那我卻不能告訴你。

(施惠爾回來了。他經過時戲弄地看着柯克遜, 然後到外公事房, 小心地把門開了一二吋。)

柯克遜 (這一看之後, 有些勇氣) 這不行的, 你知道, 這是絕對不行的。假使一位律師走進來!

(斷續的敲門聲和笑聲由外公事房傳來。)

施惠爾 (頭伸入) 有幾個小孩子在外面。

羅絲 他們是我的。

施惠爾 要我管束他們嗎？

羅絲 他們很小，先生。（她向柯克遜走近一步）

柯克遜 在辦公的時候，你不可以來打擾他；現在我們已經短少一個事務員了。

羅絲 這是有關生死的事情。

柯克遜 （又驚奇了）生死！

施惠爾 福爾特來了。

（福爾特從外公事房進來。他是美貌而蒼白的少年，有敏利但略帶畏縮的眼光。他向事務員的辦事室走去，又遲疑地立着。）

柯克遜 好吧，我給你一分鐘。這是例外。（拿了一卷紙，向律師的公事房走去。）

羅絲 （低而急切的聲音）他又喝醉了，威爾。昨晚他想殺我。趁他沒有醒之前，我帶了

孩子們出來。我到你那兒——

福爾特 我已經改變我的住址了。

羅絲 今晚的事情都辦妥了嗎？

福爾特 票子已經買了。十一點四十五分在票房前候我。請你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是夫妻。

呀！（極度悲哀地看着她。）羅絲！

羅絲 你怕去嗎？

福爾特 你和孩子們的東西都帶了嗎？

羅絲 除了一隻提箱，什麼都沒有拿，怕驚醒了洪納惠爾。我再不敢走近家了。

福爾特 （畏縮的）所有的錢都白花了。你還要多少？

羅絲 六鎊——我想夠了。

福爾特 我們到那兒去，不要告訴別人。（好像對自己說的，）當我到了那兒我是決意要

忘記以前的一切的。

羅絲 假使你不願意，趁早說。違背你的心意和你在一塊兒，我情願他早些殺掉我。

福爾特 （現出奇怪的笑容），我們一定要走。我不管；我一定要和你在一塊兒。

羅絲 你只要說出來；現在還不太遲。

福爾特 已經太遲了。這兒是七鎊票房前——今晚十一點四十五分。假使你不是和我所想像的一般，羅絲！

羅絲 吻我！

（他們熱情地擁抱着，當柯克遜回進來的時候，纔驚散。羅絲回身經外公事房而出。柯克遜沈思地走到他的座位上去。）

柯克遜 這是不對的，福爾特。

福爾特 以後再不會發生了，先生。

柯克遜 這樣利用這個地方是不正當的。

福爾特 是的，先生。

柯克遜 你要明白——那一位是有些不幸的事情；並且帶了她的孩子們來，所以我纔通

融——（他開了抽屜，拿出一本小冊子）看看這個『清白家庭』。這本書很有道理。

福爾特 (現出奇怪的表示接受牠) 謝謝你, 先生。

柯克遜 在華爾忒先生回來以前, 福爾特, 我要問你, 你做完了台維斯離開以前所編的那個總目嗎?

福爾特 明天我就要做完牠, 先生——一定做完牠。

柯克遜 台維斯去了已經有一個星期。這是不行的, 福爾特。因為私事, 你荒廢了你的工作。我不願提到這兒來看你的那位, 但是——

福爾特 (到他自己的辦事室去) 謝謝你, 先生。

(柯克遜注視着福爾特出去的門; 於是搖搖頭, 正想開始寫字, 華爾忒霍從外公事房進來了。他是一個三十五歲儀容整潔的人, 有和悅而幾乎近於謙遜的聲音。)

華爾忒 早安, 柯克遜。

柯克遜 早安, 華爾忒先生。

華爾忒 我的父親在這兒嗎?

柯克遜（對於一個青年常常有期望他更能够出力的神氣）十一點鐘以後，詹姆士先生就在這兒了。

華爾忒 我到市政廳去看圖畫的。

柯克遜（好像正得到所期望的回答似地看着他）你去的嗎？——是的，蒲爾忒的這個

租約——要我送去商量嗎？

華爾忒 我的父親說些什麼？

柯克遜 我沒有去麻煩他。

華爾忒 好吧，我們也不能够太小心。

柯克遜 這是怎樣小的事——很不得出商量費。我以為你要自己辦理的。

華爾忒 請你送去罷。我不願擔這種責任。

柯克遜（有不可描寫的憐憫的神氣）聽你的便吧。這個「鄰地通行權」的案子——

我們已經在契約上找着根據了。

華爾忒 我知道但是很明顯地本意是要把那小塊共用地除外

柯克遜 我們不必顧慮到那點。我們是在對的一方面的。

華爾忒 我不喜歡這樣說。

柯克遜 (一副放肆的笑容) 我們決定不願意和法律作對。你的父親決不願這樣來消費他的時光。

(正在說話的時候，詹姆士從律師公事房裏走進來了。他是一個短小的人，白的短鬚，很多灰白的頭髮，機敏的眼睛，載了金的夾鼻眼鏡。)

詹姆士 早安，華爾忒。

華爾忒 你好啊，父親。

柯克遜 (目光從鼻子那兒看着他手裏的紙張，好像不贊成牠們的大小。) 我要拿蒲爾

忒的租約給福爾特，叫他擬一個手續上的程序。

(他到福爾特的辦公室去。)

華爾忒 關於那「鄰地通行權」的案子怎樣辦？

詹姆士 唉，好罷，我們一定得進行的。我記得昨天你告訴我，公司裏還剩四百多鎊。

華爾忒 正是啊。

詹姆士 （拿帳簿給他的兒子）三——五——一，近來並沒有開支票。拿支票簿給我。

（華爾忒走到櫥前，開了一個抽屜，拿出一本支票簿。）

詹姆士 對好存根裏的鎊數。五，五十四，七，五，二十八，二十，九十，十一，五十二，七十一，對嗎？

華爾忒 （點頭）真不懂了。明明白白有四百多鎊。

詹姆士 拿支票簿給我（他接了支票簿，細看存根。）這九十鎊是怎麼的？

華爾忒 誰提這筆款項的？

詹姆士 你啊。

華爾忒 （拿了支票簿）七月七日？這是我去看屈倫敦的房產的日子——上星期五；我

是星期二回來的，你該記得。但是你知道，父親，我只支了九鎊。給了施買壽五鎊五先令，還